

飄香劍客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飘香剑客

上官鼎 著

下 册

(京)新登字190号

飘香剑客

上官鼎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经销者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刷者 湖南省石门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印 张 17.5印张
版 次 1993年3月第1版
印 次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15000套
书 号 ISBN7—80074—698—4/I·278
定 价 9.8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逢凶化吉	(1)
第 二 章	新愁难了	(28)
第 三 章	群魔乱舞	(93)
第 四 章	重现鬼箭	(133)
第 五 章	万花教主	(171)
第 六 章	一波三折	(210)
第 七 章	冤家路窄	(247)
第 八 章	荒野干戈	(287)
第 九 章	残剑毒拐	(325)
第 十 章	醋海兴波	(364)
第 十 一 章	石破天惊	(404)
第 十 二 章	巧破奸计	(443)
第 十 三 章	千变老人	(479)
第 十 四 章	恶贯满盈	(517)
尾 声		(549)

第八章 荒野干戈

荀彦隆乍见魁梧少年简龙波，竟在一掌之下，将身怀绝技的鬼箭，打得脑浆迸裂而死，不由十分惊讶。

这时，他脑中有几个疑问。

第一、鬼箭果有二人，因为那矫装上始信峰找他的，不折不扣是陶健仲，而能将武英庄群雄毁于一旦的，也唯有身怀南海绝技“无极定天风”的武当叛徒陶健仲，才有这份功力。

（笔者按：荀彦隆迄今犹不知，毁灭武英庄群雄的元凶，正是此刻在他跟前的简龙波，果疑心是陶氏所为。）

第二、这简龙波不知何门何派，一击之力，竟凌驾当今老辈人物，内功精深无比。

那知，就在他念头频转，独自发楞之际，蓦闻简龙波对自己面前冲来，喝声：“荀小狗纳上命来！”

不由分说，双手扬处，登时一股奇猛劲道，排山倒海般，卷压而至。

荀彦隆见状，更觉惊诧，自己与此人素昧平生，何以见面就打。

势在意先，挫步闪身，避过来掌道：“朋友何故与我——啊！”

他未及分辩，对方一掌落空，如影附形，又是兜头一掌击到。

荀彦隆料不到对方如此蛮不讲理，心中忿然，不由一声断喝：“朋友你疯了，我荀某与你无冤无仇！”

再也不闪不避，宽袖一挥，扫出七成劲，乃是先天真罡气，太清气绝功。

双方潜力一绞，登时震天价一声暴响。

霎眼间，狂飚急卷，石走沙飞，震得四周虎虎生风，也震得枝折干摇，威势之大，直有山崩地裂，石破天惊之骇人情况。

荀彦隆得一代神侠铁铃旗真传，根基奇佳，又连得奇遇，巫山深谷巧食紫气芝豆，获少阳丹，南海孤峰，服食无数血果，功力之精深博大，真是盖古凌今，无人能比拟。

简龙波虽亦迭获数个黑道高人真传，但比起一代奇侠荀彦隆，还是逊色多多。

因此，双方这一接掌，登时被荀彦隆精深内劲，震得气血翻涌，金星乱冒，一时抵御不住，蹬蹬蹬，连退数步，方始拿桩站稳。

他挟力一掌，竟无奈对方之何，不禁惊、急、羞、怒、诧、疑，数种情绪，兼集并生。

他此刻始知，何以以师父鄱阳双凶，那等修为功力，却也败在对方之手的原因所在。

荀彦隆身体幌了几幌，才吸气稳桩，心中不禁暗赞对方功力之雄厚不已。

他面容一沉，道：“姓简的朋友，你我素无瓜葛，竟然出手伤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简龙波恨恨道：“荀彦隆，你装什么蒜，我简龙波会无事找你！”

荀彦隆闻言，几乎当堂笑出声来，心说：这真好笑，不说出理由，却尽自狂言乱语。

乃冷然道：“朋友你说与我荀某人有关，何不将门派师承

见告！”

他天资颖悟，早已猜想到，这简龙波必是曾经败在他手下的黑道人物门下。

简龙波道：“家师正是括苍派元老，鄱阳双仙。”

将双凶尊为双仙，大捧其师。

荀彦隆闻言，啊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尊驾是鄱阳双凶，蔡、龚二位当家门下。”

简龙波怒眉瞪眼道：“荀小狗，事已说明，还不给我跪下讨饶，等下可死得更惨。”

荀彦隆知对方出身不下，已生敌意，只是他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活捉陶健仲。

当下冷笑道：“简朋友要指教，荀某人自当舍命奉陪，但可否待我与这位万花教主了断了断，才……”

陶健仲阴森森地道：“荀小狗你怕了吗？”

简龙波闻言十分受用，断然道：“不行，除非你胜得我，接招！”

声到人到，嘿然又是一掌攻到，来势奇猛，掌劲凌厉，真是着着杀机，招招煞手。

荀彦隆见简龙波被陶健仲这一明捧暗激，弄得轻狂起来，不由心忿无限，一声：“姓简的既不知自量，就怪不得荀某心狠！”

长笑声中，双掌齐挥，与对方缠在一起。

简龙波艺得梅长白，鄱阳双凶，神州一霸等四个黑道前辈高手之绝学，招式之怪异，功力之深厚，已是罕世难见的高手。

因此，荀彦隆在一刹那间，也未竟功，不过，由于他身怀集天下各门派奇招妙式于一炉的“千拳秘技”绝艺，是以交手下来，逢招拆招，见式破式，稳居上风。

简龙波尽出生平绝技，挑、打、劈、扣，招招狠，式式辣，但却

无法奏捷，不禁大为惊愤，。连忙一变手法，揉合各种绝技而施。

霎眼间，但见掌影千幢，劲风陡卷，尘沙弥漫，杀得难解难分，真是一场龙争虎斗的凶狠战斗。

眼看二人功力相差无几，要想一下子，分出胜负实在不可能。

万花教主陶健仲，傲立场缘观战，那冰冷的面容上，虽然不变，好似对二人之战，无动于衷。

其实，他内心中，却纷至沓来，一阵复杂而紊乱的思维，交集并生。

他心中盘算着，得意的想法。

“哼！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等下趁这荀小狗力乏之际，一击胜敌，以泄多年积郁之仇！”

万花长春教女教主须琴仙，自一见名震寰宇的少年奇侠荀彦隆后，被荀彦隆那潇洒倜傥的风度，秀逸俊美的外表，以及盖古凌今的武功所迷，引得一颗芳心，梦萦魂牵，不能自己。

她开始后悔，不该与陶健仲结合，也开始后悔，自己眼光太差，虽以才会在一见陶健仲之后，就认为他是难得奇材，千百中罕遇一个，乃让位投身。

如在往昔，她会排除陶健仲的，但如今她有自知之明，陶健仲的功力，已非昔日她在路上救他时可比。

她也恨极简龙波与陶健仲的闻讯来此，破坏了她与荀彦隆约会的机会。

更有一点，令她担心的是，她时才的言行，不知陶健仲有否瞧在眼内。

此刻，见简龙波与荀彦隆，正在缠战不休，一时之间，。是不会分出胜负的。

于是趁空对陶健仲道：“仲哥，你不是南下浙东吗？什么时候

回来的，妹在怀玉山久等不见你回来，才外出找你。”

陶健仲心中暗骂一声：“贱婢，你能骗得谁？要非念在昔日相救之情，以及……”

以下的秘密，他犹未曾转念到，外表已虚情地道：“仙妹，小兄本想追寻这小狗，不料多日未遇，哼哼，今天遇上，再也不放过他。”

须琴仙心中一震，担心地道：“仲哥，你怎么不趁他们不注意之际，来个一网打尽。”她说此声音却是很低的。

陶健仲以传音入密之语答道：“何需如此，等下出手，也是一样，哼，他们已死定啦！”

须琴仙心中盘算了一阵，又道：“仲哥，据手下探报，现今武林，一片紧张气氛，劳山阴魔教，君山飞箭帮，还有白道五大派联盟对抗黑道等等，我们要想光大万花教，实必须用点心计，策划策划。”

如今，这飞箭帮主已死，我们何不趁势并吞了飞箭帮，再增强……”

陶健仲道：“仙妹你以为这死的会是飞箭帮主？”

须琴仙一怔，奇道：“什么？难道会是假的，仲哥你从何说此非鬼箭帮主。”

陶健仲阴森地一笑，道：“久闻那飞箭帮，以一敌百，将武英庄群雄，悉数绝，会是如此浓包？何况……”至此忽地闭嘴不说。

须琴仙见他何况之下，竟无下文，不由问道：“何况什么？——”

陶健仲沉默了一阵，才道：“仙妹未听过武林盛传，鬼箭有二个吗？”

须琴仙啊了一声，不解地道：“是啊！妹曾听说过，只是，鬼箭盛名武林数十年，有名的‘一见无救’，想那冒名的也太大胆了。”

说至此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接道：“哦！不知那君山飞箭帮，是否认得出，二个鬼箭之中，谁是他们的帮主！”

陶健仲道：“当然知道，他们帮主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令符，那冒名的怎会有呢？”

须琴仙道：“仲哥，你见过另外那个鬼箭吗？不然你怎知他们飞箭帮主的……”

陶健仲忽然截断她的话头道：“仙妹你看，这荀小子稳操左券了。”

须琴仙抬头望去，未及看清场中情形，忽见远处数条人影，飞奔而至，不由咦了一声道：“仲哥，你看，那边有一群人，向这里奔来！”

陶健仲闻言，循声望去，但见这群人，一律藏青色道袍，头挽道髻，个个身背长剑，疾向此处飞驰。

陶健仲心中一动，运目细看，登时面色一变，立对须琴仙道：“仙妹，这些是武当七剑，我们暂时避他一避！”

说着，未待须琴仙答话，双足一点，顿向密林里扑射进去，刹那不见。

须琴仙闻言，一声：“仲哥走慢，怕他们作甚？”

可是，她声犹未完，陶健仲已然入林，只好随身追入。

但她一入密林，却已失陶健仲身影，显然有意抛下自己，不禁又气又恨，喃喃道：“他故意抛开我，难道是发觉我对荀彦隆的行动！”

一念至此，杀机立生，柳眉罩煞，喃喃道：“忘恩负义的陶健仲，竟敢对我如此，哼！看本姑娘饶你！”

银牙一咬，双足顿处，离开密林，几个纵跃，向林外奔去。

万花长春公主须琴仙，自幼得万花教创始人，万花勾魂女宋三婆的耳提面命，以及其母百媚罗杀云可卿的二十年薰陶，养成

$\frac{1}{b} n(n+1)$ $1^2 + 2^2 + \dots + n^2$
 $2 \times 13 \times 14 = \frac{1}{2} n^3 (n+1)$
 $\frac{1}{2} n^3 (n+1)$
了她毒辣凶狠的个性，是以这一起意，竟连与她有夫妇之实的陶健仲也想毁掉，具可谓毒比蛇蝎。

须琴仙甫走不久，密林中黑影一晃，飘落一个黑衣蒙面人来。

黑衣蒙面人，望着须琴仙逝去的背影，阴森地冷笑一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，掠身掩近林空战场，隐身一棵密林下，注视地上荀、简之战。

此际，场中之战，已近尾声，胜负之势，十分显明，那简龙波只有招架之功，却无还手之能，已累得满头汗珠，喘息如牛。

而荀彦隆却越战勇，身形也越来越快。

简龙波在数十招后，发觉自己难胜对方，惊急之下，乘隙撒出一支形如漏斗的怪兵刃。

这柄兵刃乃是神州一霸金葵赠给他的，刃长四尺，尖端是上圆下尖的锋利铁圈，可削、可砍、能卷、能戮，奇特之至。

简龙波兵刃一出，施展金葵数十年心血所研创的“归元绝魂九打”，诡异招式，猛击敌人全身上下要害。

荀彦隆本因对方虽是双凶之徒，但并无大恶，而且由他杀死鬼箭一点看来，为人似乎介在正邪之间，念他修为不易，乃不愿遽下杀手，想任其知难而退。

那知，这简龙波不知是生性过狂，还是杀昏了头，竟然一味横缠，在连接数掌，均被震退之后，还撒出兵刃求胜。

荀彦隆至此，知不用些手段，这块顽石是无法点头软化的。

于是长笑声中，手掌翻处，一阵优美的铃声中，光芒陡现，宝彩缤纷，亮出独门兵刃铁铃旗兵刃来，卷、打、点、拍，展开十八式旋风旗招对敌。

酣战中，虽然看到武当叛徒，忽然逸去，心中大急，恨不得即刻将其逮住，以为武英庄惨死群豪报仇，替武当清理门户，代广

陵子泄愤。

可是，由于简龙波武功亦甚不弱，又是横冲直撞，形如拼命，一时摆脱不开，乃座令这位武林败类，自由自在地离去。

荀彦隆涵养再深，至此也是忍无可忍，一声劲叱，旗招互变，施出旋风旗招中，最凌厉，最具威力的尾后五式，急攻过去。

旋风奇招为铁铃旗镇派无上之绝技，不只讲求诡、快、疾、狠的轻捷诡异的真诀，而且能够贯注全身功力于旗上，威、猛、重、沉，真是快逾电光石火，轻如蝴蝶穿花，重比滚木巨石，猛若倒海排山。

荀彦隆这一施展，五招最具威力的旗招，本已隐落下风的简龙波，登时相影见绌，立被荀彦隆那精妙的旗招，所幻化出来的旗幕紧紧罩住。

饶简龙波展尽师门绝学，施完生平奇技，却始终无法扳转败局，而且被迫得险象环生，危机四伏，要非荀彦隆无意杀他，早就溅血多时。

激斗中，荀彦隆故意卖个破绽，一式“潜龙升天”，拔起二丈。简龙波见状大喜，手中兵刃一式“老树盘根”，向右一甩，改斜打为横扫，猛击过去。

要知近身扑击，最忌身形悬空，否则所露空门必多，自踏不利。

简龙波正是看准此弱点，认为对方必败无疑。

那知，他一招使出，眼看将及对方身上之际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

但见对方那悬空的身形一扭，就极其曼妙的闪避不见，自己这凌厉的一击，立刻走空。

简龙波心头大骇，急忙转身欲打，但未及变化身形，陡觉劲风罩头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势在念先，一点左足，极其狼狈地，向后暴退，一股冷意直透脚底。

荀彦隆以千拳秘技中，一式昆仑镇山绝学“回龙十八转”中奇功，避过对方攻击，而且闪中带攻，招化“霜降幽壑”，旗挟一逢急劲，当头拍下。

见对方骇然而退，那肯放过这稍纵即逝的良机，一声冷笑，进步擦身，旗影向右虚空递出，招式欲老未老，霍地挫步探手，左手指向对方肋下“攒心”乳下期门，二处大穴点到。

简龙波身形乍退，惊魂未定，忽见对方旗挟急劲，向左肩刺来。

他心头一凛，立移右步，向右疾闪，准备躲过对方一击，然后守中带攻。

只是，他却不知，已中了对方诱敌之计，致发觉之际，为时已晚。

当他向右疾闪之际，却正是荀彦隆左手指疾点而出之时。

是以，简龙波竟自动迎向对方左手攻击范围。

他发觉自投罗网，骇然心惊，暗叫一声：“要糟！”。连忙一式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向后急跃想逃，但他快却不如荀彦隆之快。

只见他冷笑一声：“给我躺下！”

左手向下疾移三寸，倏然递出，竟准确十分地，向对方所露的左足背“涌泉穴”上点到。

涌泉穴位在足骨，照理是较难被袭这部位，尤其像简龙波这等武功，更是不易被击中。

不料，荀彦隆奇技绝世，反应灵敏，竟能拿捏住，对方那踢足跃身，飞起左脚的刹那，将其击中，这份眼力、身手，不愧为武林第一。

简龙波身手再快，也无法再躲，一声闷哼过处，登时仆倒地

上。

不过，他只是浑身麻痹无力而已，神志犹清，他自知难免一死，乃紧闭双目等死。

荀彦隆制倒简龙波之际，耳畔响起数声赞采：“好功夫！果然是一代奇人！”

人影连幌，飘落七个星冠羽衣的道士，齐呈敬佩之色，稽首作礼道：“荀大侠久违了，贫道们有缘再会，重睹神技，幸何如之。”

荀彦隆看清七道，竟是前在苏北，有过一面之缘的武当七剑，不由啊了一声，拱手还礼道：“原来是七位大师，未审诸位何以得讯，赶来此地，贵派……”

说至此，猛觉岂可冒失，引动人家悲哀之处，忙改口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小可因冗务甚多，致未能亲上武当，吊唁元华前辈，大为不敬之至，敢请诸位转请葛老前辈原谅！”

七剑之首，玄清道人道：“荀大侠太客气了，贫道兄弟正奉师叔祖他老人家之命，躬请大侠，于端午之日，光临敝派，以邀集天下群雄，商讨对策。”

说着，拿出一份请帖，接道：“这是敝师叔祖命贫道呈上大侠的亲函，请大侠查收，并祈不会失约。”

荀彦隆接过信，慨然道：“荀某人无德无能，却蒙葛老前辈如此抬爱，焉能不遵，端午之期，定当登武当拜晤他老人家就是！”

玄清本想请荀彦隆就便代为侦查，那无义叛教的师弟陶健仲。

但反想武当堂堂宇内大派，岂可求之他人，是以欲言又止者再。

陡然转话指着地上之人道：“此人是谁？如何与大侠……”

忽觉此等问法，对荀彦隆甚为不敬，乃赦然而住。

荀彦隆那会看不出来对方神态，乃豁达地道：“此人是括苍派鄱阳双凶座下徒弟。”

武当七剑闻言，齐皆面露诧异色道：“鄱阳双凶之徒，那双凶会卷土重来？”

武当七剑知三年前，鬼箭曾束邀鄱阳双凶助拳，后来双凶被荀彦隆奇技所败，再经了缘神尼毁去其仗以为恶的武功后，遽然遁隐。

虽然，自双凶之出现到殒功蛰伏，为时不过旬日，更无损伤及那时正道分毫。

但那双凶，却是当时身居飞箭帮玄龙堂堂主，名列武林七绝之一的，前括苍掌门摘星客东方木之师叔，则其功力凶名之大，自是不言而喻。

而今，此人会是双凶之徒，而时才他们旁观，已知此人年纪虽轻，一身功力，却非等闲，已可列名一流高手，若果双凶仍在，有东山再起之势，那岂非又多一麻烦。

荀彦隆道：“此人虽是双凶之徒，但青出于蓝，其一身功力犹高过其师双凶。

瞧！这位万恶的追魂箭，受不得他一掌，就应手而倒死于非命。”

武当七剑又是一声惊叫，在他们以为这黑衣人，若是鬼箭，则必是荀氏所伤，那知事出意外，鬼箭竟是此少年人所杀。

他们也觉得事有蹊跷，昔日双凶与鬼箭是朋友，其徒怎与老鬼箭有仇呢？

当然，他们更惊讶这双凶徒弟那人惊人功力，尤其荀彦隆还说他青出于蓝，功力远胜其师，则武林中，有谁竟有比双凶、鬼箭功力更高的，难道会是劳山阴魔谷那千毒老魔梅长白所传。

荀彦隆豪迈地道：“邪不胜正，这些魔崽子若不知自量，胆敢

为恶，终必自食恶果！”

说着，对倒在地上的简龙波道：“姓简的，以你师门恶名，及你之狠毒，本该重惩不贷，但念汝年纪轻轻，就有这一身修为，只要心正行方，来日必是武林豪客，受人称扬。

善恶之果，全在汝一念之间，苟某人特网开一面，给你有改过迁善的机会，望你从今以后，痛悟前非，为武林太平而献身，否则，倘仍不知悔改，他日遇上，那时可就噬脐莫及。”

简龙波虽口不能言，但却流露一股怨毒忿恨之色，足见他日后仍会再找苟氏报复。

七剑见苟彦隆如此宽怀，在尊敬钦佩其仁慈之下，不禁有些担忧，因为俗谓纵虎归山，正是如此，观简龙波神色，显然难改秉性，到时，岂非更给武林带来不幸。

只是他们却不敢建议苟彦隆，至少也要将对方武功毁去。

苟彦隆训诫了简龙波一阵，然后对七剑道：“此人被我点住穴道，等下自会复原，任由他去，我们这就走吧！”

七剑闻言颌首，于是一行八人，展起脚程，离开此处密林。

出了密林，苟彦隆乃与七剑分手，七剑在频频敦请苟彦隆端午之约不可失之后，告别回武当山，向其长辈神州一剑葛苍能报告去了。

苟彦隆与七剑分手后，乃决定先赴洞庭，查看鬼箭是否另有其人，然后才逐次跃探怀玉山万花教总堂，以及劳山阴魔教老巢，以便知彼知己，好待来日驱虎逐寇，消灭匪徒之工作，更加迅速与容易。

于是，展开轻功，直望洞庭君山奔去。

简龙波眼睁睁，望着苟彦隆与武当七剑，扬长而去，心中无比的愤恨与恼怒，狠狠地咬咬嘴唇，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杀机，忖思着：“姓苟的小子，今日之辱，大爷终生不忘，不将你凌迟处死，

就不叫简龙波！”

“唉！金老前辈说，一年后就可无敌了，总怪自己性急，才有此辱，必需再回谷中苦练。”

他一边盘算着如何报仇，一边却自吸气运功，求以内功，自解被闭穴道。

简龙波一身功力，实已是武林罕见，只可他心术不正，性情暴躁，委难百尺竿头，再进一步。

不过以他此时功力，放眼当今武林，也寥无敌手了。

他一阵运气活血，不消片刻，热流已冲过涌泉，全身血流畅通，穴道已开。

当下翻身坐起，再度盘膝调气，运功调息。

盞茶功夫既过，真气走九宫雷府，通十二重楼，穿生死玄关，运转一周天之后，气归紫海，内纳丹田，顿时四肢舒畅，百骸清爽，内力弥沛。

不料，就在他精神全复，元气复振，正欲起身离去之际。

眼睛乍开，入目面前，站着一个黑衣蒙面的怪客，两道炯炯精光，如冰冷闪电，阴森而又带着不屑地，迫视着自己。

简龙波乍见衣人，不禁机伶伶地，倒抽一口气，惊惶失措地尖叫一声：“你！……”

侧眼一看，那被自己击毙的黑衣人，此刻仍然尸横树旁，面目全非。

是则，自己以为那人复活的设想，并未成立，那么此黑衣人是真的鬼箭，还是那横尸之人？

黑衣人正是飞箭帮主追魂鬼箭。

鬼箭见简龙波神情，不由眼露得意之色，冷冷道：“此人是你所杀？”

声音平板冰冷，使人有若置身千年寒窖之中，不胜其阴冷。